

水城，乃西夏城名，西夏語音為「亦羅

」，即「黑水」之意，後世亦稱「黑水

」，蒙古語稱「哈拉浩特」，即「黑城」

意思。其音近於今蒙古阿拉善盟額

濟達蘭鎮東南約200公里外，這正是

漢文文獻俗字研究

俄藏黑水城

西夏時在此設置黑水監軍司，

蔡永貴等 著

的軍事重鎮。十三世紀二十年代，蒙古

攻破黑水城，公元1228年，在此設立了

為路總管府。元朝滅亡後，此地屬北元

由於元末明初的大規模戰爭和沙漠的

導致流經黑水城的河流改道，水澆

從而使黑水城成為一座荒無人煙的

而自西夏以來的諸多歷史文物、文獻



黃河出版傳媒集團
寧夏人民出版社

國家語委“十二五”科研規劃2015年度科研項目
《漢字認知理論研究》階段性成果（YB125-173）

寧夏高等學校一流學科建設（民族學學科）資助項
目（NXYLXK2017A02）

寧夏回族自治區2017“研究生教育創新計劃”學位點
建設項目（YXW201701）

《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俗字研究》著者名單

蔡永貴 柳玉宏 程建鵬 劉 賀 靳紅慧
馬 麗 蔡榮之 夏麗麗 劉 靜 馬 燕

ISBN 978-7-227-06995-9



9 787227 069959 >

定价：68.00元

俄藏黑水城

蒙古阿拉善盟額濟納旗

漢文文獻俗字研究

蔡永貴等
著

黑水城，乃西夏城名，西夏語音為「亦里黑」，即「黑水」之意，後世亦稱「額濟納」。蒙古語稱「哈拉浩特」，即「黑城」。黑水城是商、唐、宋、元、明、清各代絲綢之路上的一重要城市，在西夏至元代為西夏時在此設置黑水監軍司，作為西夏軍事重鎮。十三世紀二十年代，蒙古軍破黑水城，公元1286年，在此設立了黑水路總管府。元朝滅亡後，此地屬北元管轄。由於元末明初的大規模戰爭和沙漠的侵襲，導致流經黑水城的河流改道，水源枯竭，從而使黑水城成為一座荒無人煙的古城。而自西夏以來的諸多歷史文物、文獻等



黃河出版傳媒集團
寧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俗字研究 / 蔡永贵等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227-06995-9

I. ①俄… II. ①蔡… III. ①出土文物—文献—研究—额济纳旗—西夏 ②汉字—古文字—异字体—研究
IV. ①K877.94②H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3471 号

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俗字研究

蔡永贵等 著

责任编辑 杨 皎 丁丽萍 闫金萍 赵学佳

责任校对 白 雪

封面设计 齐玉成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505210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银报智能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1932

开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 15.5 字数 265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6995-9

定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錄

第一章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文獻概述	1
第一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的整理與出版	1
一、黑水城文獻簡介	1
二、俄藏黑水城文獻的整理	2
三、《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出版	3
第二節 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的研究現狀	4
一、國外對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的研究	4
二、國內對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的研究	6
第三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文獻的主要內容	11
一、《俄藏黑水城文獻》分類介紹	11
二、《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文獻的主要內容	14
第二章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分析與研究	38
第一節 俗字和俗字研究	38
一、俗字的界定	38
二、俗字的特徵	42
三、俗字研究歷程回顧	44
四、俗字研究的現狀	46
五、與俗字相關的幾對概念	46
第二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研究方法	50
一、偏旁分析	51
二、歸納類比	52
三、字書佐證	53

四、審查文義	55
五、異文比勘	56
六、文字通例規律	57
七、自證和旁證相結合	57
第三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類型	58
一、簡化字形	59
二、繁化字形	68
三、筆畫變異	74
四、改換構件	77
五、構件移位	84
六、類化	87
七、全體創造	89
第三章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匯考與研究	92
第一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匯考	92
第二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通例研究	141
第三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的特點	155
一、同字多形並存	155
二、俗字內部具有一定的系統性	157
第四章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整理與匯總	159
第五章 《俄藏黑水城文獻》與《敦煌俗字典》俗字比較研究	206
第一節 敦煌文獻與《敦煌俗字典》	206
第二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與《敦煌俗字典》俗字對比研究	207
一、兩書中均有的俗字	207
二、《俄藏黑水城文獻》有《敦煌俗字典》未收的俗字	209
第三節 兩書俗字比較研究的價值	210
一、補充漢語俗字的數量與俗字形體	210
二、總結俗字的書寫現象和規律	210
三、發現俗字對漢字簡化的作用	210

第六章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研究的價值	212
第一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研究價值的整體觀照	212
一、俗字研究與《俄藏黑水城文獻》校讀	212
二、俗字研究與漢字學體系的完整構築	214
三、俗字研究與漢字發展規律的正確認識	218
第二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對《漢語大字典》的訂補	221
一、增補漏收俗字	222
二、增補新的音義	226
三、補充缺失語例	230
第三節 俗字研究對於漢字規範和簡化的意義	233
參考文獻	235
後記	240

第一章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文獻概述

第一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的整理與出版

一、黑水城文獻簡介

俄藏黑水城文獻出土於中國的黑水城遺址，黑水城，即黑城，蒙古語為 Khara-khoto，意為“哈喇浩特”，俗稱黑城子。西夏語為“𐽄𐽆”，音譯為“亦集乃”。黑水城遺址位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額濟納旗達來庫布鎮東南 25 公里處。^① 黑水城文獻指在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額濟納旗達來庫布鎮境內的黑水城遺址中發現的中國古代文獻，包括漢文、西夏文、藏文、蒙文等多種民族文字類型；文獻內容可以分為世俗文獻和佛經文獻兩大類，以佛經為主；時代上涵蓋了宋、金、西夏、元等王朝。

1908 年，俄國探險家科茲洛夫率領的考察隊在我國西北內蒙古額濟納旗境內的巴丹吉林沙漠中找到了西夏時期的黑水城遺址。他們隨意地在城內進行發掘，從官衙、民居、寺廟佛塔廢墟中挖出大量佛像、絹畫、佛事用具、錢幣、日常用品以及西夏、漢文和波斯文書籍殘卷。^② 1909 年 5 月下旬，科茲洛夫率領探險隊再次進入黑水城遺址進行挖掘，這次比上次挖掘的時間更長、範圍更大。這批珍寶運到俄國聖彼得堡後，被藏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和冬宮博物館，所獲文獻即目前黑水城文獻的“俄藏”部分。

1914 年 5 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黑水城進行了發掘，發現了相當數量的西夏文文獻、漢文文獻及少部分其他少數民族文字文獻，均屬於珍本、善本和孤本，具有較高的文史價值。

斯坦因將所獲黑水城文獻運回英國後進行整理，英國國家圖書館所藏黑水城文獻有 4000 多個編號，多為殘頁。主要是科茲洛夫在黑水城未收盡的剩餘殘片，這批

^① 劉廣瑞．黑水城所處元代帶編號文書初探．河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頁 1．

^② 景永時．二十世紀俄國西夏學研究．見：杜建錄主編．二十世紀西夏學．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4，頁 234．

文獻與俄藏黑水城文獻多有銜接，這是黑水城文獻的“英藏”部分。2005年11月，《英藏黑水城文獻》正式出版，與《俄藏黑水城文獻》相得益彰，互為補充。

1927年，中瑞(瑞典)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考察內蒙古時，中方團員黃文弼在城內採集到數百件文書，現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內蒙古和甘肅省文物考古部門先後對黑水城進行了多次調查研究，獲取了大量文書、文獻，分別藏於內蒙古博物館和甘肅省博物館。1983年和1984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對黑水城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出土近3000多件文書，現藏於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以上這些材料共同構成了黑水城文獻的“中藏”部分，現已分別整理出版為《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①《中國藏西夏文獻》^②。

此外，法國、瑞典、日本等國家也有少量的收藏。由俄藏、英藏、中藏幾部分構成的黑水城文獻，與殷墟甲骨、漢晉簡牘、敦煌文書、內閣大庫檔案被稱為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五大發現。黑水城文獻雖然被分割為幾部分，但是幾部分的價值並不是等齊的，“綜觀先後出土的黑水城文獻，仍以俄國所獲最稱宏富。其餘各次所出文獻無論從數量上、內容上、種類上、學術價值上皆不能望其項背”。^③

二、俄藏黑水城文獻的整理

1908—1909年，科茲洛夫率領的俄國“四川—蒙古”探險隊在黑水城遺址(今內蒙古額濟納旗)進行探險活動，兩次大規模挖掘黑水城遺址，獲得大批文獻及文物。科茲洛夫的考察隊將他們在黑水城發掘的文獻和文物藝術品分裝成包運到俄國的聖彼得堡，其中全部書籍和文字文獻被存放在聖彼得堡亞洲民族博物館(即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而畫像、雕塑品和物質文化遺存，起初是交給俄羅斯博物館民族學部，後來轉給了俄國國家艾爾米塔什博物館。^④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收藏的中國黑水城出土文獻，卷帙浩繁，內容豐富，學術價值很高。伊鳳閣是最早開始整理介紹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的俄國學者，他在1911年和1913年的俄國《皇家科學院通報》發表的論文中首次使用了相關資料，具有開創之功。此外，還有俄國蒙古學家兼滿學家科特維奇和佛學家

① 塔拉、杜建錄、高國祥·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全10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

② 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中心,國家圖書館等編·中國藏西夏文獻(全20冊).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藝出版社,2005.

③ 史金波·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①)·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4.

④ 克恰諾夫·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①)·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1.

奧登堡都是較早的整理者。法籍訪問學者伯希和在 1914 年的《亞細亞雜誌》上發表文章，公佈了整理的 23 件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文書目錄，此後俄國學者阿列克謝耶夫、聶曆山、弗魯格分別參加過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的挑選整理工作，弗魯格在自己的著作中還使用了這些文獻。從 1957 年開始，俄羅斯東方學研究所以孟列夫為代表，開始對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進行分類整理和敘錄工作，1984 年蘇聯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一書，對其中的漢文文獻作了詳細的著錄，收錄文獻 488 件，該書已有王克孝漢譯本，1994 年由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俄國學者對俄藏黑水城文獻先後進行了整理和著錄。中國社會科學院對流失在聖彼得堡的黑水城文獻也十分重視，1992 年決定由史金波與俄國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聯繫雙方合作出版事宜。1993 年中俄雙方正式達成協議，由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三方共同組成編輯委員會，編輯出版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所藏黑水城出土的全部西夏文、漢文和部分其他民族文字文獻，由史金波、魏同賢、克恰諾夫主編，中俄雙方專家合作，進行整理、著錄和拍攝工作。俄藏黑水城文獻有 8000 多個編號，系中國宋、夏、金、元時期的寫本和刻本，其中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獻，也有相當數量的漢文及少部分其他民族文字文獻，距今已有七百至九百年的歷史，均屬珍本、善本或孤本。^①

三、《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出版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由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三方開始合作編輯整理俄藏黑水城文獻，由史金波、魏同賢、克恰諾夫主編。全書按照漢文部分、西夏文世俗部分、西夏文佛經部分三大板塊出版，其中漢文部分共六冊，自 1996 年起，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依次影印出版，出版物為八開本，特精裝，每冊 400 頁左右，書前附有彩照若干幅。

《俄藏黑水城文獻》一至六冊為漢文文獻，其中絕大部分為佛教文獻，另外還有漢文古籍、文書、曆書及占卜書、醫藥方和少量的道教文獻，漢文文獻沒有按文獻內容分類，而是依俄藏編號順序編印，所以比較零散。在第一冊前有克恰諾夫、史金波、李偉國的前言各一篇，主要論述文獻發現的經過和文獻內容及研究情況。在第六冊後附有孟列夫、蔣維崧、白濱編著的《敘錄》，府憲展編的《分類目錄》，劉景雲《年表》按文獻時代或類別編錄，方便檢索。六冊中收入的編號有 ТК、А、В；Ф、Дх 和 ИНВ、

^① 史金波．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①)·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 1。

NO。其中TK、A、B三種是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黑水城漢文文獻的入藏號；Ф、Д x 是被編入該所敦煌文獻序列的黑水城文獻；ИНВ、NO 則是從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西夏文文獻原編號中析出的新發現文獻。《俄藏黑水城文獻》基本按照俄藏各類編號順序出版，但由於不同時期的整理者的不同，使得文獻編號與時代順序和內容不相適應，各卷中都包含了不同類不同時的文獻。六冊漢文文獻可分為佛經文獻和世俗文獻兩大部分，以佛經文獻為主，包括經律論等佛教經典刊本和抄本，世俗部分包括儒、道經典和醫書、占卜星相等。這些文獻的整理和影印刊佈具有深廣的意義和價值，據李偉國的前言有以下幾個方面：填補空白的獨特文獻，如宋西北邊境軍事文書、金刻本《劉知遠諸宮調》等；雕版印刷的寶貴史料，如北宋刻本《呂觀文進莊子義》《廣韻》《曆書》等；刊本大藏的初期典範，如《阿含經》《妙法蓮華經》等；超越唐宋的版畫成就，如《四美人圖》《轉女身經》等。^①

七至十四冊為西夏文世俗文獻，包括語言文字類、歷史法律類、社會文學醫學類、古籍譯文類、社會文書類。^② 十五至三十冊為西夏文佛教經典類文獻，參照經、律、論三藏分類。另外，還有少量其他民族文字文獻。至今已正式出版二十七冊。這批文獻陸續公諸世上，使得學術界學者有緣目睹和接觸這批珍貴文獻資料。

第二節 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的研究現狀

一、國外對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的研究

在《俄藏黑水城文獻》刊佈以前，因為資料的獨家佔有，除俄國學者外，基本很少有人對俄藏黑水城文獻進行研究。俄國學者首先對這批文獻進行整理研究，湧現出伊鳳閣、龍果夫、聶曆山、克恰諾夫、索夫羅洛夫、克平等一批西夏學家。聶曆山教授的《西夏語文學》及其所附的西夏文字典為俄國西夏學的扛鼎之作。1963年，克恰諾夫教授等出版的《西夏文寫本和刊本目錄》，第一次使世人瞭解到俄藏黑水城文獻有400餘種。

最早整理介紹《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文獻的是俄國學者伊鳳閣，他在1911年和1913年發表在《皇家科學院通報》上的文章中首先使用了這批漢文文獻的有關資

^① 李偉國．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①)·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1—10。

^② 史金波．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①)·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11。

料。^①1910年訪問聖彼得堡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閱覽了黑城文書，1914年，伯希和在《亞細亞雜誌》上發表的《科茲洛夫黑城探險所獲漢文文獻》對科茲洛夫所獲的23件黑城漢文文獻作了介紹和研究。

弗魯格在長期整理編目的基礎上，1934年發表《關於西夏刻印的漢文經文》《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藏漢文寫本非佛經部分概述》《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藏漢文古佛教寫本簡明目録》及《10至13世紀中國印刷術簡史》等，書中有許多關於黑水城漢文文獻的資料。

日本的西夏學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石濱純太郎，五十年代以來的岡崎精郎、西田龍雄是他們的代表人物。此外，英、法、美、韓、匈牙利等國也有不少學者研究西夏歷史文化。^②他們對黑水城文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個方面：一是對黑水城文獻進行整理、考定、編目和敘録；二是對西夏語言文字的研究；三是對西夏文文獻的研究；四是對西夏歷史文化的研究；五是對黑水城出土文物和藝術品的研究。

其後，俄國學者阿裏克謝耶夫、聶曆山、弗魯格在不同時期參加過在黑水城藏品中挑選漢文文書的工作。^③

系統整理、介紹和研究黑水城出土漢文文獻的是俄國的孟列夫。1957年開始，俄羅斯東方學研究所以孟列夫教授為主，充分利用列寧格勒（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館藏資料，在從事敦煌文獻研究的同時，整理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對漢文藏卷進行分類整理和敘録工作。1961年孟列夫發表《黑城發現的早期出版物》（蘇聯科學院亞洲民族研究所科茲洛夫藏卷漢文部分），1971年發表《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所的遠東和中亞寫本藏卷》，1984年《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録（科茲洛夫藏卷）》出版，概述將俄藏黑水城出土的488件漢文文書拼合成375個序號，進行了系統分類和詳細敘述。在書的開始部分是作者所寫的“科學性導言”，篇幅占全書的四分之一，實際上是他對黑水城出土漢文文獻全面、系統和深入研究的成果。作者對藏卷的內容分11類分別進行論述，對藏卷年代、性質、用途的考釋既注意紙質、書法、術語、人名、地名、印章諸方面，也與歷史文獻進行對比，因此得出許多中肯的結論。該

① 白濱，《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述要。見：漆俠，王天順等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頁399。

② 陳育寧。《承百年傳統創未來新業——二十世紀西夏研究回顧與展望》。見：杜建録主編。《二十世紀西夏學》。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4，頁2。

③ 白濱，《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述要。見：漆俠，王天順等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頁399。

書已有王克孝的漢譯本《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1994年由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日本宋遼夏金元史學者利用李逸友《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中的資料，結合其他文獻資料，對文書本身和相關歷史問題進行探索，相繼發表了一批成果。1996—2000年《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出版後，日本學者也隨之展開相關研究。2003年，近藤一成主持“黑水城出土宋代軍政文書之研究”，他專門到中國陝北實地調查，並發表《〈俄藏黑水城文獻〉宋西北邊境文書裁判案件譯注稿》（一至三卷）。佐藤貴保發表《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經帙文書研究——以西夏榷場使關連漢文文書群為中心》等文章。^①

二、國內對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的研究

（一）以西夏學研究為主的早期研究成果

黑水城文獻出土後，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關注，其直接結果是催生了西夏學。早期西夏學就是指對黑水城西夏文文獻的研究。經過百年發展，西夏學已遠遠超出了黑水城西夏文文獻研究的範疇，它包括對党項民族及西夏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地理、宗教、文獻、考古、文物、語言文字、文化藝術、社會風俗等全方位的研究。^② 早期，我國學術界以“中國藏黑水城文獻”為對象，對黑水城文獻研究的主要關注點在西夏文文獻上，而對黑水城漢文文獻研究則相對比較薄弱。較早的研究成果有1977年陳高華發表的《亦集乃路河渠司文書和元代蒙古族的階級分化》；1980年陳國燦發表的《西夏天慶典當殘契復原》；1983年陳炳應發表的《黑城出土的一批元代文書》；1983年和1984年兩次考古發掘後，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即着手文書的整理修復，1987年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與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在《文物》第7期發表《內蒙古黑水城考古發掘紀要》，同期發表的還有李逸友《黑水城文書所見的元代納憐道站赤》。

1991年李逸友集中發表了《元代文書檔案制度舉隅——記內蒙古額濟納旗出土元代文書》《元代草原絲綢之路上的紙幣——內蒙古額濟納旗黑城出土的元鈔及票券》《黑城出土的元代律令文書》。同年，他還出版了《黑水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全書分上下兩篇，上篇為“黑城出土文書綜述”，包括黑城出土文書概況，亦集乃路的居民和建制、農業和商業、財政經濟、社會情況、儒學和文化、宗教信仰及其他，元代的詔赦律令、票引契券，北元初期的新史料等方面；下篇為“黑城出土漢文文書錄文”，分卷宗、人事、民籍、軍政事務、農牧、錢糧、俸祿、諸王妃子分例、軍用錢糧、官用

^① 杜建錄．黑水城漢文文獻綜述．西夏學（第四輯），2009，頁10．

^② 楊曉華．黑水城漢文文獻的發現及其學術價值．圖書情報，2005.6，頁44．

錢糧、律令與詞訟、站赤、票據、契約、書信、儒學與文史、雜類、佛教等 19 類，收錄黑水城出土漢文文書 760 件，另附 191 件黑白影印件。

《黑水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是對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第一次全面系統的闡釋，功不可沒，許多研究者根據該書的錄文與影印件，發表相關研究文章。但從文獻資料上看，該研究成果還有許多不足。第一，在 2200 多件漢文文書中，它只選錄了三分之一，即 760 件，缺乏完整性；第二，它只附了 191 件原件，大部分錄文無法根據原件校勘；第三，限於當時的印刷條件，191 件圖版均不太清楚，特別是文書上墨印與圈點的色彩，一件文書上前後不同時間的書寫，都無法表現出來。^①所有這些，極大地限制了研究者對這批文獻的研究與利用。

(二)《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出版後的研究成果

1996 年《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的出版，在學界掀起了一個黑水城漢文文獻研究的小熱潮，但只有很少的專著面世，大多都只是對本書(1—6 冊)中的一些文獻的部分研究，散見於各種學術刊物的論文。以下主要分類介紹相關的專著與論文。

1. 文獻整理類

主要是對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的整體評介，以及敘錄和初步的文獻辨識與定名。

整體評述：例如王迎春《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獻的發現與整理相關成果評介》(《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4 年第 6 期)，簡要敘述了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獻發現、出土及整理經過，並對俄國學者進行西夏文獻研究的相關成果做了一些簡要評介。

敘錄類：白濱的《〈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述要》(漆俠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魏靈芝的《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世俗部分敘錄》(《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1 年第 3 期)，惠宏的《俄藏黑水城漢文醫藥文獻概要》(《國醫論壇》2005 年第 10 期)，楊曉華的《黑水城漢文文獻的發現及其學術價值》(《圖書與情報》2005 年第 6 期)等，這些文章主要是對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漢文文獻的發現出版情況的概述和著錄，內容各有側重，間或重複，其中以白濱的文章最為翔實。

文獻辨識與定名類：宗舜的《〈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佛教文獻擬題考辨》(《敦煌研究》2001 年第 1 期)和《〈俄藏黑水城文獻〉之漢文佛教文獻續考》(《敦煌研究》2004 年第 5 期)通過兩次精審的考訂，對沒有定名的文獻予以定名，並糾正了近十處定名不確的情況，使新定名的佛經文獻達到 36 件，而未能命名的佛經文獻僅有兩件。但是這種考訂只是通過核對相關聯文句，為部分佛教文獻正名，與版本考證無關，與

^① 杜建錄. 黑水城漢文文獻綜述. 西夏學(第四輯), 2009, 頁 8.

漢語言文字的研究亦無密切關聯。李輝、馮國棟的《俄藏黑水城文獻兩件類書定名與拼合》(《寧夏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和段玉泉的《俄藏黑水城文獻〈初學記〉殘片補考》(《寧夏社會科學》2006年第10期)等則就《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五冊中的三件類書殘頁等進行了綴合和考辨。此外,李輝、馮國棟的《俄藏黑水城文獻〈慈覺禪師勸化集〉考》(《敦煌研究》2004年第2期)通過對傳世文獻的繫聯,證明了《勸化集》的作者為宋代雲門宗、淨土宗僧人宗曠,並對宗曠的生平進行了考證,但這些也只是就文獻自身而言,也未涉及語言文字的專門研究。利用文獻中的文書材料進行專門的制度考釋研究的,如沈衛榮《重構十一至十四世紀的西域佛教史——基於俄藏黑水城漢文佛教文書的探討》(《歷史研究》2006年第5期)、《序說有關西夏、元朝所傳藏傳密法的漢文文獻——以黑水城所見漢譯藏傳佛教儀軌文書為中心》(《歐亞學刊》第7輯)的研究,也是佛教傳播史和制度史,與漢語言文字的研究亦無關係。又如許文芳與韋寶畏的《俄藏黑水城 2822 號文書〈雜集時要用字〉研究》(《社會縱橫》,2005年總第20卷第6期,2005年12月),主要從文書現狀、文書定名、文書斷代三方面來研究相關文書。

2. 文獻具體研究類

佛教文獻研究:李輝、馮國棟的《俄藏黑水城文獻〈慈覺禪師勸化集考〉》(《敦煌研究》2004年第2期),沈衛榮的《重構十一至十四世紀的西域佛教史——基於俄藏黑水城漢文佛教文書的探討》(《歷史研究》2006年第5期),宗舜的《〈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佛教文獻擬題考辨》(《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和《〈俄藏黑水城文獻〉之漢文佛教文獻續考》(《敦煌研究》2004年第5期),主要是對《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收錄的佛教文獻的辨識、擬題,同時也糾正了原書個別擬題不確的情況。

古籍文書研究:張如青的《俄藏黑水城文獻〈辰龍麝保命丹〉考釋》(《中醫文獻雜誌》2004年第2期),惠宏的《俄藏黑水城漢文醫藥文獻概要》(《國醫論壇》2005年1月第20卷第1期),張廷傑的《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元佚詞》(《寧夏大學學報(社科版)》2006年第1期),陳瑞青的《關於一件黑水城宋代軍政文獻的考釋》(《文物春秋》2007年第4期),馬順平的《北元“宣光二年甘肅等處行中書省亦集乃分省語文”考釋》(《內蒙古大學學報》2008年3月第40卷第2期),張國旺的《俄藏黑水城 TK194 號文書〈至正年間提控案牘與開除本官員狀〉的定名與價值》(《西域研究》2008年第2期)。

傳統語言文字研究:聶鴻音、孫伯君的《黑水城出土音韻學文獻研究》^①一書,是

^① 聶鴻音,孫伯君. 黑水城出土音韻學文獻研究.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從文獻方面考證《黑水城文獻》中有關音韻部分的。張廷傑的《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元佚詞》，在對作品的年代、作者、格律等方面的探討中，對文字、音韻等也有所涉及。蔡永貴等著《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詞彙研究》，以俄藏黑水城文獻辭彙為研究對象，綜合運用認字識音、參考傳世詞典、參證方言、結合社會歷史背景等方法，從文書類文獻辭彙、佛經附屬類文獻辭彙、文學類文獻辭彙、醫學類文獻辭彙四方面對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中的辭彙進行較為系統的整理、分析與研究。並在此基礎上，對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中的疑難詞語進行了分類考釋，對黑水城漢文文獻詞彙的一些有特點的部分進行了專題探討。同時，根據作者的研究結論，對《漢語大詞典》的收詞和釋義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商榷意見。此書的價值在於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此書是第一部對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詞彙進行全面、系統、深入研究的詞彙學著作。筆路藍縷，開拓了黑水城文獻詞彙學研究的空間。黑水城文獻與敦煌文獻、殷墟甲骨文獻和居延簡牘被列為我國四大出土文獻。在已經刊佈的俄藏、中藏、英藏三種黑水城出土原始文獻中，《俄藏黑水城文獻》是其中材料最豐富、文獻價值最為學界公認的一種。《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詞彙研究》正是以傳統文字學訓詁學及詞彙學理論為基礎，以黑水城漢文文獻詞彙為語料，對其詞彙進行了較為全面、系統、深入的研究。它是黑水城出土文獻面世以來第一次對黑水城漢文文獻進行系統的詞彙學研究的學術著作。

第二，此書對近代漢語詞彙研究及漢語詞彙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學者們在早期近代漢語研究中，對語法和疑難詞語的考釋方面頗多關注，成果較為豐富；而在詞彙的系統研究方面，尤其是利用出土文獻研究近代漢語詞彙方面則較弱，此書正好在這個方面有所彌補。

第三，對於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及其他黑水城漢文文獻的整理和解讀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此書根據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的實際存在情況，把全部文獻分作文書類文獻、佛經附屬類文獻、文學類文獻、醫學類文獻四部分。在對四部分文獻詞彙進行總體研究的基礎之上，對其中的特色詞語進行了嚴謹的考釋，而且對重點文獻的詞彙進行了專題研究，這些研究和考釋對進一步整理和解讀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乃至英藏黑水城文獻和中國藏黑水城文獻具有一定的價值。

第四，此書根據自己考釋詞義的結論對權威詞典《漢語大詞典》未收詞和義項缺漏詞進行了專章研究，對大型漢語工具書《漢語大詞典》所涉近代漢語詞條及詞義的修訂多有參考價值。^①

^① 蔡永貴等．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詞彙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14。